

血 濺 瘋 人 樓

熊 沐

(下 册)

目 录

上 册

楔 子	1
第一卷	
一 消闲美人窟	3
二 皇帝疯子	12
三 疯劫	21
四 金银疯子	30
五 夜半人踪	40
第二卷	
一 山西德恒钱庄	50
二 花纸片片儿当金银	58
三 吕祖弟子	67
四 破庙中人	76
五 残杀	86
第三卷	
一 浪子之妻	96
二 关东一躺楼	106
三 血溅魂飞	116
四 不哭不笑	127
五 一丘新坟	136

六	情人下毒	144
---	------	-----

第四卷

一	两个蒙面客	153
二	疯子的预言	161
三	三块紫玉令	170
四	酒疯子	179
五	海滩血战	190
六	疯子当道	200
七	情逾骨肉	209

下 册

第五卷

一	向来疯，从此醉	219
二	浪子不回头	228
三	疯人楼在哪里？	238
四	疯遍天下人	249
五	魔生众心	258
六	故人对面不相识	266
七	南三媳妇	275
八	男人 髅女人衣	283

第六卷

一	买下活人做衣架	295
二	世上只有疯子好	305
三	痴迷人君君天寿	315
四	疯狂	326
五	争愿男人做面首？	336

六	剑宫看剑·····	346
第七卷		
一	情浓于酒·····	356
二	当局者迷·····	365
三	疯人楼主·····	374
四	柔情男儿不能已·····	382
五	心剑三式·····	391
六	酒疯子之死·····	400
第八卷		
一	明知不是伴·····	410
二	天下人皆疯子·····	418
三	皇帝梦·····	428
四	疯人楼里疯女人·····	437
五	女人智计深·····	449
第九卷		
一	痴人与疯子·····	460
二	你吃不吃破鞋破布片片儿? ·····	471
三	洪荒一大梦·····	481
四	亲情恩情·····	491
五	疯子大浴血·····	500
六	同归于尽·····	512
尾声·生吞活人·····		526

第五卷

一 向来疯，从此醉

凤凰城外，一家很有名的妓馆。

夜风习习，有许许多多的笑声，吵嚷声，女人的嗲笑，男人大声豪气的许诺，都在夜风里一阵阵传来。

在后边，有一座小小的院落。

院落里是一片红墙绿瓦，一片树丛中，有几间小小的房屋。

这里是闹里取静的地方。

房檐下，低低的伏着一片片树丛，在树丛里，有房角掩映，没有一点儿人喧声语。

坐在房间窗前的一个女人。

一个梳着光光的乌发，一身孝衣的女人坐在窗前。

她看着树丛，看着树丛里的鸟儿，鸟儿一伏一窜，便由低处直飞入蓝天里去了。她一直看着，看到没了鸟儿的踪影，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是春嫂，是浪子的妻子。

她曾经天天守着她的房子，等着浪子归来。

她被酒疯子所劫，到了这个地方。

她现在再也没有了希望，再也不用等什么人了。她的心

已经死了。

一直坐到了黑黑的夜来临。

点上了灯，婢女不敢问她话，只是轻轻地做事，如果她不愿意的，就不做，她一天只是喝上一点儿水，吃上一点儿东西，剩下的时间都是坐在窗口呆呆地望。

她根本无所求，所以对于望到了什么也根本就没有兴趣。

一个人走到了她的身后。

这人的喘息声很粗，很重，显然并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个婢女。

她的身子一抖。

听得有一个人柔声叫道：“你吃过饭了没有？”

她慢慢转过了身。

看到了他，那个曾经糟蹋她的男人。

他的手此时不抖了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女人。

他的脸上有血痕，有一种与人搏斗后的血痕。他是一个武林高手，谁会想杀死他？谁能够杀死他？

女人不再想，心道：无论是谁，管是谁要杀死他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如今浪子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来管她了。她现在活着，只是一个活死人，有男人管她，没有男人管她，又能怎么样？她再也没有丈夫了，再也没有那小房屋里的企盼了。

男人看她：“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出去后做了些什么？”

男人的声音捉摸不透。

她心道：你出去了，做些什么，又干我什么事儿？我不

是你的亲人，我也不是你的妻子，你做些什么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只是活着，坐在这里就是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也完全不必向我讲，我只是一个活死人，你的话我根本就听也听不进去。你对我讲得再多又有什么用？

但男人好象是她的唯一亲人，他一顿后才道：“我今天好险死掉。”

她回头看了看他。

她是不是对于他是不是死掉也不想关心？

男人道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没有什么办法，我在那时，根本就没有法儿管得住我自己……”

女人不听男人的陈述。

男人的声音很是模糊，象是很远：“我同一个疯子打架了，他想杀死我……”

女人的声音很冰冷：“你就是疯子。”

男人沉默了。他自己就是疯子，他也知道，不用女人告诉他。

女人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男人叫来了婢女，当着她的面问道：“她今天吃过了饭没有？”

婢女的声音颤抖：“没有，她没有。”

男人道：“你为什么告诉她吃饭？”

象是她只是一个不懂事儿的孩子，男人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婢女只好战战兢兢地走过去。

男人突然打婢女一个耳光，又慢慢再打她一耳光。

婢女的脸流血了，呆呆地看着主人。

女人也呆呆地看他。她的眼里没有恐怖，只有一种麻木。

男人轻声道：“你看，如果你不吃饭，受罪的可不是你一个人了，她也受罪，我也受罪。是不是？你自己尽可以受罪，但你决不能让我也受罪，让她也受罪。”

婢女的身子抖成了一团。

女人的声音很淡远：“其实，你只是一个畜牲，一个畜牲！一个道道地地的畜牲！”

男人突地哈哈大笑：“不错，你以为我是什么？你以为我是什么？我就是个畜牲，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牲，一个狗杂种，一个王八蛋！”

他凶凶地骂他自己。

女人看着他。他的眼里有无限的悲哀。

这男人是酒疯子，他的名字叫做欧阳微。

酒疯子是一个男人。

他看着女人吃饭。

女人的饭是含着泪水吃的。

她一口口地吃，但眼里满是泪水。

男人的眼里是火。

他恶狠狠地看着她。他不明白，她是女人，是同别人一样的女人，可她是一块温柔的钢一样的女人，她对他象是一块冰，从来都是一块冰么？如果是那样，浪子绝不会对她这么思念。她一定是一个温柔的女人。

他想象着她的温柔模样。

但她没有温柔模样。

男人把酒坛子拿来，摆在她的面前。
他一杯杯地喝酒。

酒是穿肠毒药。

男人的脸色很难看，心也象酒一样在沉。

他在唱——

“何以论酒，

时酉时有，

天下乐事，

以此解忧！

何以说酒，

男人浇愁，

酒以借胆，

忘矣解愁。

何以说酒，

寂寞难守，

枯灯一盏，

几时熬透？

何以说酒？

女人无羞，

世事多云，

人不能休！”

一顿唱罢，却也回肠荡气，让他自己泪垂。他看着酒杯，

一个趑趄，站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，世事烟云，唯你我相守……”

酒疯子喝得烂醉。

他沉沉地坐在地上，

一醉不醒。

时已三更。

女人仍然坐在窗前，呆呆地看着黑夜。她从前是不是也在窗前这样坐着，在等着浪子夜归，等着有人来轻叩柴扉？

如今，她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等了。

男人醒来了。他盯着女人看。女人的执拗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他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人把我弄上床去？”

女人奇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？”

男人一笑，这一笑是苦笑：“是啊，你为什么要告诉！我在你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头猪，一只狗，你为什么要管我？”

他冲了过去，轻轻抓起了女人，把女人抓得透不出气来。她大口大口地喘着，死死地盯着他，但始终是一声也不吭。

他厉声叫道：“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是欧阳微，我是欧阳微！”

女人瞪瞪地看着他。

欧阳微厉声道：“我宰了你，我宰了你！”

女人笑了。她的脸色苍白，但脸上却有笑意。她愿意死。

男人道：“我不让你死，你死了，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酒疯子是恶人的了，我怎么会让你死？”

他叭叭地打着女人的耳光，一下一下地打，一边打还一

边数着。

女人的脸肿了。

但她仍然是不声不语，只是盯盯地看着酒疯子。

她昏死过去了。

当她再醒过来时，看到了一个哭泣着的男人。

这男人哭得很伤心，手里又端上酒杯了。他一边喝一边哭，两手尖尖的指尖象是刀，在空中乱划。他大声唱道：

“世事艰难因有酒，

人情世故不白走。

吊起皇帝三千丈，

豪气全凭佳酿求。

人不求过但依旧，

一口怨气一口酒，

酒和辛酸全吞下，

事事难解又难收。”

他看着女人：“你何必想着浪子！他也是一个男人，我也是一个男人，这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女人的眼睛瞪得很圆，直直地瞪着欧阳微。

欧阳微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是谁杀死了他。你愿意不愿意听？”

女人也不讲话。

欧阳微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是蛇疯子杀死了他。他是死在了蛇疯子的手里。”

女人看着他，眼里有一个疑问。

她想知道浪子是怎么死的。

欧阳微笑道：“他是死在了一条蛇下，那是一条毒蛇，一条叫做虺蛇的毒蛇。他被咬了一口……”

女人的心哆嗦了一下。

她很惦念着那个浪子。她心里很喜欢那个浪子么？

蓦地，一声冷笑在他们的身边响起来了。

是一个女人，蛇疯子，是那个蛇疯子！

她的手里有蛇，她在玩着那条毒蛇，毒蛇逶迤直曲，在她的身上来去盘旋，直吐红红的信子，向着女人与酒疯子伸延。

她咯咯笑：“酒疯子，你还没有得到美人的青睐？你用了那么多的功夫，到现在也不行？这可太难为你了。你是不是没信心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和她拜了天地，和她成了亲，谁就都知道了浪子崔平的老婆成了你的老婆，这不就行了么，三媒六证都有了，有什么不能成的，你看，要不要我做你的媒人？”

她嘻嘻乐。

女人看着她，她恨这个女人，她恨这个蛇疯子，是她，把她的丈夫给弄死了。

恨归恨，但她对这个凶恶成性的女人也没有办法。

谁会对一个蛇疯子有什么办法？何况她又是一个荏弱女人？

她瞪瞪地看着蛇疯子，眼里直冒火。

这是一个杀死了她男人的疯子。

她慢慢凑上去，看着蛇疯子：“你说，浪子和你在一起

了？”

她嘻嘻而笑：“不错，他可是喜欢我呢，要不要我告诉你，他的身子上有有什么？来，我告诉你，……”

她轻轻地对女人的耳朵说了一句话。

女人的脸色变了，大吼一声，完全不似她平时的模样了。她扑上去，狠狠地咬住了蛇疯子的耳朵。

“啊——”

蛇疯子全然不料她会如此做，便大声叫道：“混蛋，你疯了么？你是疯子！你疯了么？！”

女人不语，只是咬着蛇疯子的耳朵不放松。

蛇疯子无论怎么挣，也挣不脱她的撕咬。她大声吼喝酒疯子：“王八蛋欧阳微，快！快！快来帮我……”

欧阳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
女人气恨道：“欧阳微，我让你有了这么一个可你心意的女人，你不谢我，也不帮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的女人活着了，我要她死！”

她的口里忽然呼哨起来，有无数条蛇从她的袋里爬出来，都聚在了女人的身上。

女人大声嘶叫着，吓得闭上了眼睛。

但闭上了眼也没有用，蛇都嘶嘶叫着，爬在了她的身上。

蛇疯子嘶声而叫：“小黑，咬啊！小黑，咬死她，咬死她！咬死她这个狠心的狗女人！”

那条小小的虺蛇咬着女人不放。

蛇疯子已经是耳血淋漓，却拍手大笑道：“好，好好咬死她，咬死她，再要她跟我争男人！”

女人松开了口，她已经要昏死过去了。

她脸色变黄了，然后再变得苍白，最后脸上、额上都有隐隐的黑线，她昏迷了。

此时，一边的酒疯子突然冲了过来，抱起了她，向门外冲去。

蛇疯子在他的身后追，吼叫着：“放下她，放下她！”

但酒疯子跑得很快，一直跑出了这后院，直冲到了前院。

前院有许多的客人，有的正抱着女人，还有的正娓娓轻语，见到一个男人疯疯张张抱着女人跑出来，都不禁愕然，继而是放声大笑。

他们笑的是，一个妓楼里的女人，值得抱着慌慌张张地跑开么？

然后，后面又跟出来一个女人。

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。

便有男人上前去搭讪，要与蛇疯子兜搭。

蛇疯子正在追赶酒疯子，心里正气急，对于来者看也不看，一下子就把十数条蛇一齐伸了出去。

蛇全爬在那人身上，那人一生从未看到这么多的毒蛇，大叫一声，吓得昏倒在地。

但他这么阻了一阻，蛇疯子再冲出了门口，就再也看不到酒疯子和他抱着的那个女人了。

二 浪子不回头

浪子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他坐在酒楼上，一杯杯喝酒。

愁时喝酒，醉里浇愁愁更愁。

他已经喝下了两坛子酒。手已经不好使了，直哆嗦，他还是喝，要喝到天黑，喝到天亮，再喝到天黑，直喝到死时为止。

他的脸上是冷笑，一种伤心已极的冷笑。

他的笑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漠视，一种伤心已极的漠视。

这时，有人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
这是店掌柜。

“客官，已经关店了，你要喝酒，明日再来，行不行？”

浪子正有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发泄，大声道：“我喝我的酒，你自闭你的店，关我什么事儿？”

一边有人搭言了：“怎么不关你的事儿？你要是晓事儿，自己走开就是，何必在这里喋喋不休？”

浪子心头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。他瞪眼看着眼前人。

这人是一个贵家公子。他的衣着很是华贵，一派公子哥儿的样儿，头上戴着公子巾，用一种苏绸精制，有南三媳妇的针黹。他的衣服也很讲究，缝得贴贴靠靠，极为合身，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象是有一张极高明的面皮贴在了他的脸上。

浪子心道：看来，这人是一个富贵公子了，但正巧碰我今天不顺，活该你倒霉。我今天不杀死你，我这一口恶气怎么除去？我杀死你，你也无处告状，我不是御赐紫玉令么？我一定得杀人，杀不死那些个王八蛋的酒疯子皇帝疯子，杀死你这个混蛋却还是绰绰有余吧？

浪子心里动了杀机，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。他对着那

人道：“我看你也是一个男人，你知道不知道一个男人心里正闷，闲得无聊时，想做什么？”

那个公子哥儿却也不知死，笑嘻嘻地对浪子道：“是么，你心里有些闷，不妨去干一点儿别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干什么比一个人喝闷酒更有趣？”

浪子突然更赖了，他低下头，看着他的酒杯，慢慢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那人吃吃笑，且轻轻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一处地方，一个天下人都愿意去的地方。”

浪子的声音发呆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人道：“美人窟，在美人窟里消闲，自有说不出的乐趣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浪子道：“酒与美人，你更喜欢哪一样？”

那人愕然：“当然是美人了。你以为不是美人么？有美在侧兮，如中心醉兮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浪子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那人一叹：“你不知道，这可就有有点不妙了。”

浪子突地一声大叫：“你给我滚开！”

那人吓了一跳。

浪子看着他，大声道：“你滚开，你耽误了我喝酒，你再不走开，我就宰了你！”

那人笑了，是一种蔑视的笑。

浪子一声大喝，便冲向那人。

他一连出手，这是他的拿手招式“浪子十八式”。

一出手便是三式，他想用这三式制敌于死地。

一招“浪子出街”，双手平出，似无什么变化，但又有许多的变化，双手十指，变生出无数指式，直捣向那人。

那人却也是一个会家，他一退，便飘出十几步，人再猿身而上，一上步至前出手，便是一个小擒拿手的“出手式”。

浪子惊讶地咦了一声，不想这男人的身手居然也极敏捷。

又是一招“浪子醉酒”，这一招出手，便有无数的趑趄在身，人也不能直行了，身子自然行得不稳，手在肘后，腿在人后，象是要出手，但又没有一点儿招式。

突地一出手，两手变式，变成了两掌贴出！

这两掌却是极快。

那人一见这两掌出手，却似是对他的功夫有一些熟稔。他不迎向浪子的手掌，只是向后一跳，待得这一掌出空，他又向前一冲，再来至浪子的眼前。

浪子的两式走空，脸色便有点不好看了。他盯着那人，冷冷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道：“你管我是谁？”

浪子大怒，一飞而起，在空中停了一停，身子直直地落向那人。

叭！

两人竟然换了一掌！

浪子的又一式“浪子回头”居然也无奈他何。他盯着这人看着。

这人决不是等闲之辈，一定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。

在江湖上，能接得浪子三式的人并不多。

那人看着浪子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得用一回你的百事尺